写更好的诗

闫耀明

我站在葫芦古镇的验票口等老魏。阳光照在我的身上,很温暖,也很舒服。

老魏是写诗的,去南方旅游,昨晚才回到绥中。今天早上,他给我打电话,说要参加采风活动。我说,你旅游刚回来,挺累的,可以不用参加活动。但老魏坚持要来,放下电话就开车上高速,匆匆往葫芦岛赶。

阳光下,一张灿烂的笑脸出现在我面前,老魏笑眯眯地走过来,跟我握手。老魏说,作协搞活动,我必须来。

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我心动的话:我要写出更好的诗。

老魏已经退休了,他的话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我对葫芦古镇很熟悉,陪着老魏进入古镇,给他当向导。

老魏告诉我,他坚持来参加采风活动,是作协通知中的一句话让他动心的,那就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现实意义"。他说,葫芦古镇的最大特色,是对关东民俗文化和葫芦文化进行了既具体又全面的展示,"要是不来亲眼看一看,我会后悔的"。

我冲老魏竖竖大拇指。

我们来到碾子山,这里汇聚了我们十分熟悉的石碾子,被设计摆放成一座山。碾子有大有小,有的碾盘上还散放着一些玉米粒,游人可以推动碾子将其碾成玉米碎。老魏伸手在碾盘上摸了摸,说,"这东西我们太熟悉啦。小时候,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就摘下来用碾子碾碎,贴饼子吃。我印象最深的是,嫩玉米贴饼子,吃起来是甜的"。

我说,这碾子从时光深处一路走来,虽然已经退出我们的生活了,但是一盘碾盘带给我们的记忆,是无法消失的。这座碾子山可以让年轻人从中找寻到父辈生活的影子。

老魏说,乾隆皇帝写过关于石碾的诗,"回旋石齿砺,碾出云根髓"一句,让普通的农事活动有了诗意。钱载写的碾子诗要更好一些,"几家成小聚,一磴转空岗",既写出了农家人的俭朴生活,也有时光在碾子转动中悄然流逝的意思。

我很羡慕,夸老魏,你读的诗很多啊。

老魏笑,我要写更好的诗。

我说,一盘碾盘,就是一首好诗。

走进关东民俗馆,老魏兴奋起来。这里展示出来的老物件,很多我们都认识,甚至小时候都使用过。

在这里参观的还有很多作协会员,大家一边看一边讲述自己对这些老物件的记忆。有人对各种大小的算盘感兴趣,指指点点;有人对各种规格的柜子钟爱有加,反复摩挲;有人站在老照片前默默沉思;有人在各种型号的挂钟前驻足观看……

老魏呢,兴趣点竟然是一份份已经泛黄的地契和已经皲裂的犁铧,那里面藏着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和真挚的情感。我理解老魏,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曾经躺在金色大地上接受过秋风的沐浴,也曾经在春日的阳光下沿着地垄种苗累得腰腿酸疼。老魏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如今的农民,耕种已经实现机械化,土地流转让农民的种植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站在老物件前,打捞岁月深处的记忆,我和老魏都为新型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而感慨。

来到葫芦文化展厅,我和老魏都没有说话,仔细看,默默思索。葫芦制品,是农家经常用到的生活用具。舀水的水瓢是用半只葫芦做成的;将葫芦从上半部切出两个豁口,可以装鸡蛋;端午节到来的时候,在屋门上悬挂小葫芦用来辟邪……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葫芦却是异样的、别致的,浸润着民间文艺工作者智慧的葫芦艺术品。看似土气的葫芦,经过艺术家的妙手,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真好啊。老魏一边感叹,一边用手机拍照。他说,葫芦文化来自民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在葫芦上烙画,把葫芦镂空,这些林林总总的艺术作品,是精妙的手艺呀。

我告诉老魏,葫芦岛葫芦烙画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批制作葫芦烙画的艺术家在坚守这块艺术阵地,并不断探索新的烙画技艺。

我陪同老魏坐上古色古香的游船,在古镇里漫游,欣赏了蒸汽式老火车。船票不贵,每人20元就可以到当年的火车站逛一逛,仿佛穿越回了当年,值得。

走过古街,老魏兴致勃勃地用手机扫码,骑上一辆电动车,在宽敞的古镇里穿梭,参观大戏台、逛木匠家、走一遭比武场……

古镇的每一处景点,都透着民俗文化的精髓,都是对旧时光的深情回望。

望着老魏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现代交通工具在古老小镇里穿行时弥漫出来的浪漫与温情,这浪漫与温情也许就是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吧。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正是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的底气。老魏执意驱车70多公里来参加采风活动,是因为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着迷,是因为他要写出更好的诗。

下午,我送老魏离开古镇。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老魏能不能写出更好的诗呢?他赶到葫芦古镇参加采风活动,这已是一首好诗。

惊鹊

佟掌柜

清晨,夜雨初歇,山路泥泞。连日大雨将大峰山底部的土石泡得发软,时有碎石从山顶簌簌滚落。头戴小黄帽、身穿黄马甲的铁路电力抢险小队,沿着大峰山蜿蜒的山路艰难向上。山风不时卷起细碎的沙石,打在队员们的安全帽上,发出细密的"啪嗒"声。

太阳爬上山顶时,三十多米高的塔杆顶端露出了几顶小黄帽。李队长站在山岩下,双脚踩在湿漉漉的泥土里,举着望远镜,巡望着塔杆上作业的队员。镜头中,张山正弓着身子,用扳手利索地拧紧驱鸟器的螺丝。

见张山活做得仔细,李队长紧绷的嘴角松弛了,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去年春天。那天,这段线路因两只小喜鹊被电死导致跳闸,害得高铁晚点了半个多小时。他的手机差点被打爆,调度室老王的粗嗓儿震得他耳朵嗡嗡响。而眼下安装的这款智能驱鸟器是今年新品,它靠太阳能板供电,内部有个小风扇,能够释放猛禽尿液的气味。

突然,他看见一块青灰色大石从山崖上滑落,直奔张山砸去。"啊!"李队长顿觉血压飙升,后颈的汗毛也倏然立起。他一声惊呼后,还没来得及喊张山避险,只见大石好巧不巧地卡在张山上方五米处的两块石头中间。

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山风太猛烈了,李队长好似看到那块大石在微微晃动,刚落回原位的心脏又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可张山竟浑然不觉,仍腿抵电线杆,全神贯注地往绝缘子上喷驱鸟剂。

李队长一把攥住安全绳,冲张山嘶吼:"张山,别动!"山风将他的声音劈得七零八落,但张山还是听到了。

"队长,咋地了?"

李队长指了指那块大石,吼道:"张山!抓稳,千万别动!"

张山闻声抬头,手脚顿时僵住了:"队、队长……"

李队长转向身旁队员:"王磊、张浩,快拉紧张山的安全绳!二明,长焦相机监控危石,随时报告!其他人,赶紧撤到落石区外!"随后,他一个箭步冲到绞盘旁,用力握住制动器,眼睛死死盯住张山和那块石头,又冲张山喊道:"别害怕,慢慢把重心移到安全绳上,脚轻轻脱离脚扣,不要碰杆身!我们把你放下来!慢一点,我们时间足够!"

直到张山安全降落到地面,李队长才发觉紧绷的后背被冷汗浸透。他后怕地看了一眼那块依旧卡着的巨石,冲着撤到落石区外的队员吩咐道:"立即设置危险警戒线,通知工区,速派支护班组携带液压支柱和锚杆机来处理。"

安装完最后一个驱鸟器,清冷的月光已经在山尖上铺开,宛如一把把碎银。李队长直了直腰,一股钻心的酸痛从后腰蹿出,顺着腿肚子向下蔓延,疼得他不住地倒抽凉气,可耳边却浮现出昨晚媳妇在电话里疲惫的声音:"我跟单位请好假了,真不去给你妈扫墓了?你说你五十多岁的人了,非得上山……行了行了,不说了,说也没用,我赶紧给儿子做饭去。别忘了吃降压药,上山多穿件衣服,山上风大。"

想到这儿,他不由地叹了口气。到了这个年纪,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不必再出野外。可是,他放心不下队里的年轻人。

抢险小队顶着星光往山下走,张山的声音中带着余悸,率先打破沉默:"这次可真是从阎王爷眼皮子底下溜回来了!这叫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回去啊,我得好好洗个澡,去去晦气,然后美美地睡一觉!"

"洗啥澡,也不能回家,不如找个地方整两口,庆祝你小子捡回一条命!"小伙子们哄笑着来到山脚下,前呼后拥地挤进车里。李队长扯了扯嘴角,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泛起一阵酸涩。

上车后,李队长感到后腰的痛越来越剧烈,浑身骨头也像散了架。张山默默地挪到他旁边,伸手托住他用力撑着后腰的胳膊,"队长,您没事吧?刚才没有您,我说不准就……"

"我能有啥事?老胳膊老腿耐折腾。"李队长咧嘴笑了笑,想挣开张山的手,可张山却攥得更紧了。

车子在山路上颠簸着,窗外的月光在树影里晃,远处驱鸟器的蓝光,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的。李队长瘫靠在座椅上,眼皮沉得撑不开。不一会儿,竟起了鼾声。

他梦见两只喜鹊扑棱着翅膀,落在那块大石上。一只喜鹊抖了抖深蓝色的尾羽,说:"这些人安的什么呀?那里面的蓝光,晃得眼晕,飞都飞不稳。"另一只附和道:"就是,还有一股烂橘子味儿,呛死了!"

李队长张了张嘴,本想说:"那都是为了你们好,怕你们触电丧了命。"可一个字也吐不出。

"轰隆——轰隆——",远处传来的火车压过铁轨的声响,惊醒了李队长。他睁开眼睛的刹那,仿佛看见那两只喜鹊展开翅膀,朝着密林深处翩然飞去……

冬日秘境

(组诗)

马红线

听雪

低处,一片白茫茫的大雪
一望无际的麦子
一朵朵雪花
将春天的梦举过头顶

听雪,最好是在寂静的黑夜
孤独地听,听一粒雨水羽化成冰
一如黑暗里苦苦挣扎的我
灵魂一点点白起来

听雪,须与雪花相依为命
互为彼此,互为生死
多像深山雪地里砍柴的父亲
口渴了,就掬一抔洁白

痛饮雪花
如痛饮一杯浸透岁月的老酒
与雪花交杯,点燃生命的火焰
聆听彼此的心跳

发芽

残荷枯坐,莲蓬倒置
绿意埋于坚冰的对立面
蛙怀抱莲子走在梦乡

柳枝稀疏,掩映城墙
风吹篪篌,一把刺骨的
刀子,凛冽的时光在琴弦上走过

城门洞开。若弓开满月
满载大白菜的汽车飞出城门
开车的父亲,射向春天的箭头

赶雪

雪花的外表是清冷的
内心是温暖的
从一朵雪花看世界
结满冰花的窗扉
在大寒里研墨
沾满梅香的狼毫
顺着红纸一书到底

愿景
一如轻叩门楣燃烧的雪花
撩拨胸怀里关不住的春色
大雪吞噬黑暗
灵魂首先白起来
——好大的雪啊!
在我的身体里落下

赶着大雪来北国放牧春光
春天,一朵也不能掉队
在怒放的梅香里
我把五味的炊烟一数再数

光阴

我挪动雪花鼠标
白茫茫的大野,出现三个身影
一个是怒放的梅花
一个是喷薄的旭日
另一个是怀揣梦想的我

我走在他们中间
犹如雪地里的老树又发出新芽
身后一群人,也蹦着跳着喊着
像无边的原野卷起的雪浪

远远地望去
梅香和阳光是搏击风云的翅膀
我是悬崖上的雪花
寸寸光阴,在大雪里反刍

经年那场雪

孙成文

慢慢悠悠,一片两片三四片……窗外的雪就这样很有情致地飘舞着,宛若千年之前绵延而来的邀约。

雪势忽然就大了起来,不再是朵朵而来缓缓地倾诉,而是成团成簇地涌下来,那不是"落",而是"洒",像织女抖落的棉絮,又像冬神揉碎的盐粒,铺天盖地,却又带着一种温柔的莽撞。院外的那棵老柳树,枝条此刻被雪压得更加低垂,每一根枝条都裹着蓬松的雪,远看像棉花做成的棉条,阵风一吹,雪簌簌落下……远处的田野早成了白色的海,那些一行行一堆堆的玉米秸秆,已经被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在雪地上留下一个个"小雪山"。近处的小院子里偶有几只麻雀蹦跳着掠过,爪子在雪地上抓出几道细痕,随即又被雪粒盖住,只留下几片羽毛似的白影,转眼消失在风雪里。

此时,我的思绪也随着窗外的雪开始追溯。同样的雪,在30年前,似乎也是这样的情状,令人怀恋……

朋友住在大山的深处,我去探望他,那天正好是冬至。刚到他家不久,雪就开始下了起来,天地间顿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远处的山褪成了淡墨色的剪影,连轮廓都模糊不清;近处的屋顶上,雪被风刮得一边厚一边薄,像被啃过的馒头,又像谁用扫帚胡乱扫过,露出底下深色的瓦片,却又很快被新的雪盖住。朋友家窗玻璃前钉着取暖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屋里一个烧柴的火炉,噼里啪啦的柴火上面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砂锅。都说冬至要吃饺子,但我和朋友两个人却是守着火炉,品尝着砂锅里的杀猪菜,满满的一小碗散装的白酒,在我们频频地碰碗间,很快就见底了。再倒酒,再碰碗……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着,不晓得酒精的"深度",无忌地喝着、笑着、说着,喝一口,唱一曲。

谈笑间,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仿佛将终年集聚的能量一下子全释放了出来,天地之间,已经毫无界限可言,完全成了旋转着的白色漩涡。远处的树只剩下模糊的影子,像水墨画里被晕开的笔触,连声音都被风雪吞没了;呼啸的风声,像是谁在耳边反复说着"冷",这一阵紧似一阵的嘶吼,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把整个世界都裹进这白茫茫的、呼啸的风雪里。

朋友说这是最适宜喝酒聊天的好日子,我点了点头。朋友端起酒碗示意再喝,想一想,这么大的雪,通往山外的路肯定被阻断了。于是,不想归途,喝酒!我也端起了酒碗。朋友是写小说的,但也偶尔诗歌灵感迸发,且有几组还算不错的诗歌发表。我也是业余时间进行散文和诗歌创作。文学,在那个时候极具魅力。于是,那些名家、名句就成了我们最有味道的"酒肴",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俩你一句我一句口齿不太清楚地背诵着那些名句。谁背错了,不用说,喝酒。说不好是酒兴奋了神经,还是飞雪的情态浸染了心灵,我俩竟然即兴地咏起雪来。

我突然想起自己刚刚草成的那首《雪的消息》,随口而来:"天地间,白色的精灵纷扬而至,透明的消息口若悬河……"还没等我背完,朋友这时候放下酒碗,中气十足地打断了我:"你停一下,我背给你听。""无数次徜徉在古人描摹白雪的情怀里,感受自然的壮美……岂不知,自己的小情小调,怎抵得过这一场盛装的演出,怎抵得过这纷扬在天地间盎然的情绪。"

当时我一愣,太熟悉的文字了。原来,这是我先前创作的一组散文诗《白雪放歌》的节选,当初定稿交流时给他留下了草稿。不承想,这家伙竟然很流畅地背诵了下来。于是,我接着他背诵:"这一场演出已渐近高潮;纷飞的大雪啊,你火一样燃烧起来了,我分明听见了你涅槃的声音隐约着高亢和兴奋!"

朋友一声大笑,不住赞叹:"该说不说,你这一篇写雪的,是真带劲呀!"接着一仰脖儿,喝干了碗里剩下的酒。

"不过,说起写雪,我还是最佩服唐人张打油的那首《咏雪》:'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通篇写雪,却不见一个'雪'字,而雪的形神却跃然纸上。"朋友谈论起写雪的诗歌,尽管醉意渐浓,却依然兴致勃勃……

炉火的微光随着天色渐渐地暗了下去,不知道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背诵了多少诗句,反正我们是醉了,然后非常沉实地睡在了雪依然纷扬的夜晚。那夜雪白的梦中,有兴奋的呓语和憧憬。

窗外的雪依然飘落,我的思绪伸向辽远的过往,真希望能与那位朋友重温旧梦。岁月悠悠,我和那位友人早已失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30年前那个激情昂扬的雪日,成了我们火热青春的永恒注脚。

初雪登千山

汪 鹏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来了。清晨推窗,细碎的雪粒子正漫天飞舞,像谁不小心打翻了盐罐,给灰蒙蒙的屋顶、枯枝、巷口都撒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我心里忽然就活泛起来:雪后的千山,该是什么模样?

千山离城不远,平日里总觉得它就在那儿,不急着去。可这场初雪一下,那点"不急"就变成了"非去不可"——仿佛雪是天地间寄来的请柬,千山在等我赴约。

山门口的石阶上覆着一层薄雪,踩上去"咯吱"作响,像踩碎了细小的冰糖。雪不算厚,只勉强盖住枯黄的草尖,露出底下深褐的泥土和暗绿的松针。抬头望,山峦的轮廓被雪勾勒得柔和了些,却依旧能看出秋冬的筋骨:枫树的叶子早落尽了,枝丫像铁画银钩,戳向铅灰色的天空;松柏倒是绿着,只是绿得沉了些,像被雪压得喘不过气,却倔强地不肯褪色。这颜色混着白,不像盛装,倒像披了件半旧的棉衣,朴素里透着股实在劲儿。

雪后的山格外安静,连风都收了声。偶尔有雪粒子从松枝上滑落,"簌"的一声,砸在肩头,凉得人一激灵。路边的野菊还留着枯黄的茎秆,顶着点残雪,像戴着顶小绒帽;石缝里的苔藓倒是绿得发亮,被雪一衬,倒像是谁用绿墨点上去的。想起《世说新语》里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我此刻倒没那么洒脱——兴是有的,却总惦记着山顶的风景,想看看这初雪到底给千山添了什么新意。

五佛顶的轮廓渐渐清晰。山腰的寺庙檐角挑着雪,像戴了顶白帽子;香炉里的青烟袅袅升起,钻进雪幕里,散成一片薄雾。记得去年"五一"来时,这里游人如织,香火鼎盛;如今雪一落,倒显得清静了,连庙门口的石狮子都收了平日的威风,蹲在雪里,像个憨厚的老者。

快到山顶时,雪已经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漏出点微弱的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细碎的光。我加快脚步,终于登上了五佛顶。山顶的风比山下大了些,吹得衣角猎猎作响。放眼望去,千山的轮廓在雪中起伏,像一条沉睡的巨龙,鳞甲是松林,脊背是山脊,而雪就是它柔软的绒毛。远处的山峦被雪染得白了些,近处的却还露着秋日的底色:枫树的枯枝像黑色的闪电,劈开雪白的幕布;松柏的绿在雪中格外显眼,像撒了一把翡翠。这白与褐、绿与灰的交织,不像刻意的装扮,倒像山本来的样子——褪去了春的娇嫩、夏的繁盛,露出秋冬的筋骨与底色,反倒更显出几分真实。

坐在石碑旁的长椅上,掏出背包里的保温杯,喝口热茶。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却暖得人心头一热。雪后的山风带着凉意,却吹不散这股暖。或许山水的妙处,就在于它不言不语,却让你在行走中,自己找到答案。像这雪,覆盖了山的沟壑,却显出了山的轮廓;覆盖了世间的喧嚣,却显出了内心的宁静。

太阳已经出来了。雪开始融化,石阶上湿漉漉的,像铺了一层碎银。我忽然感到心里清爽了。心里想着,等明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我还要来,再登一次千山。